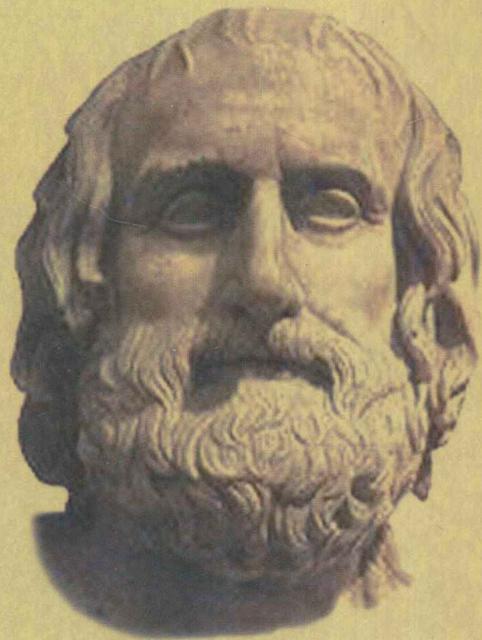


Plato's Civic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理想国》的
公民教育思想研究

胡晓燕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理想国》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

Plato's Civic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胡晓燕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理想国》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 / 胡晓燕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601-4539-6
I. 理… II. 胡…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②公民教
育-研究 IV.B502.232 B8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8631号

书 名：《理想国》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

作 者：胡晓燕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矫正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1.125 字数：125千字

ISBN 978-7-5601-4539-6

封面设计：创意广告

吉林省金山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2009年06月 第1版

2009年06月 第1次印刷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421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8499826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前 言

在古希腊，公民与城邦异常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城邦不仅是政治共同体、伦理共同体，也是教育共同体，人们普遍相信只有通过成为城邦的一员才能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公民教育是城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柏拉图的全部思想都“打上了他人格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柏拉图全部思想的出发点与归结点是城邦的教育。《理想国》是柏拉图思想成熟期的代表作，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在其它作品之上。它总结了柏拉图思考过的所有重大问题：美德、教育与政治，科学、哲学以及诗歌。研究《理想国》中的教育思想，也许会提供一条捷径，虽然它绝不是坦途，通过它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柏拉图，更贴切地体会柏拉图精湛的学术思想。做这个研究，要克服的障碍有：一则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光芒太盛，遮蔽了其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的表述；二则如何理解公民教育对于一个熟悉并热爱希腊城邦生活的政治哲学家的特殊含义。本书试图对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公民教育思想做整体、全面的研究，所以立足相关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文本语义分析，重构柏拉图的时代境遇、社会境遇和思想境遇；同时深入到柏拉图的作品中，以重新演示或叙述其戏剧作品的方式，来揭示柏拉图公民教育思想的完整面貌和真实价值。

本书的主体框架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解析柏拉图公民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上层贵族家庭，由于世袭和家族成员的影响，自幼接受贵族政治的教育，同时也深受民主政治的熏陶。他的一生与政治息息相关。无论是苏格拉底与雅典现实政治的矛盾，还是尝试以正确的哲学教育改造僭主的西西里之行，都对柏拉图影响至深。这是理解《理想国》的关键，也是研究

柏拉图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的切入点。柏拉图思想产生的历史境遇由三个主要维度构成：城邦的政治特质和文化特质；其哲学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的知识源流以及公元前5世纪希腊教育思潮由国家主义向个人主义的变迁。

第二部分揭示柏拉图公民教育的目的。在柏拉图看来，雅典城邦出现了三种正义观——传统主义正义观、激进主义正义观和实用主义正义观。柏拉图以对话的方式，一一推导出其谬误，于是重新提出正义是什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通过模型建构来完成。柏拉图构建了国家结构和心灵结构相对应的模型。国家由三阶层组成，生产者阶层、军人阶层和统治者阶层，对应于心灵中的欲望部分、激情部分和理性部分。城邦的正义在于其中的三个阶层各自从事与本身角色相合的工作，同样地，个人的正义也在于心灵中的三个部分都能各尽本分。柏拉图运用逻辑与实证两种方法，最终把正义的存在归结到国家层面和心灵层面，并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紧密关系：国家和心灵不只是相似，而且彼此承载。所以，荣誉式人格产生出荣誉政体，寡头式人格产生出寡头政体，民主式人格产生出民主政体，僭主式人格产生出独裁政体。这是对古希腊现实城邦政治规律的总结，也证明城邦政治对城邦公民教育的倚重。

第三部分阐述公民教育的初等阶段，这个阶段以塑造正义的心灵为主旨。这部分的分析是一个由表及里、逐渐深入的过程。从表层看，初等教育有两种性质，一是使个体社会化，二是使个体养成美德。初等教育，是年龄幼小者接受教育的阶段，国家的军人阶层就出自这个阶段的教育。初等教育通过情感教育进行性格培养，它使“激情”适中而使情感平衡，这既适于社会的需要也符合军人的角色。初等教育的内容包括音乐（诗歌）教育和体育教育，二者都是为了改善人的心灵。从深层看，教育内容不仅是对个体的品格训练，更是对心灵的改善。

第四部分阐述公民教育的高等阶段，这个阶段重点在于心灵的转向。这部分是本书论述的核心，对应的文本部分是柏拉图哲学思想的精粹。柏拉图把教育对象区别为爱智慧者与爱意见者。哲学家爱好智慧的全体，能把握存在事物的全体，统摄全部知识。对于管理纷纭复杂、千变万化的城邦而言，哲学家对永恒不变事物的洞察

力是统治者所必需具备的。哲学家的高贵天性决定了他具有统治能力和艰苦学习的能力。但是现实城邦中存在着各种教育势力，对这样的哲学天性产生了败坏。教育的本质是这部分论述的重点：教育的本质是灵魂（心灵）转向。人类灵魂是教育活动的积极主体，教育并不是将心灵中没有的知识从外面灌输进去。这是柏拉图教育观的基础。柏拉图以三个比喻来说明教育的本质，三个比喻环环相扣。第一个关于太阳的比喻，善是理念世界的主宰，以说明哲学教育的最高目标；第二个关于线段的比喻，以线段所具有的几何学特征来说明教育的阶段性。人的认识有四个阶段——想象、信念、理智和理性，认识对象对应于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中的各个事物。第三个关于洞穴的比喻，以寓言或神话的方式说明心灵由可感世界上升到可知世界的艰难历程。高等教育的课程按照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排列，引导人从感性世界过渡到理性世界的学科是算术、几何学、天文学、谐音学，达到理性世界顶点的课程是辩证法。

第五部分总结柏拉图公民教育思想的特性、理论贡献与局限性。柏拉图公民教育思想的一个基本特性是它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第一，社会改革的实践，柏拉图探讨教育和哲学问题，是出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初衷。第二，教育改革的实践，柏拉图对智者教育的猛烈抨击以及他所提出的哲学王教育思想，就其实践意义而言，是改造当时公民教育的一种努力。柏拉图公民教育思想还有一个基本特性是，其教育思想具有哲学化的特点。这不仅因为柏拉图作为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教育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还因为柏拉图身处古希腊，当时教育思想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应当说，柏拉图的思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人们常说的，西方文明的家园在古希腊，所以我们很难以现代人的标准化方式陈列柏拉图的理论贡献。如果一定要归纳，柏拉图的公民教育思想展示了这样三点：自由价值重于实用价值的教育性质，从具体认识到抽象认识的教学方法，以及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统一的教学原则。柏拉图公民教育思想的局限性反映出城邦政治生活的特性，即公民教育限制个性多元化，人的无限多样化的个性被简单地归属于城邦的三个阶层中。

在写作过程中，我一再感受到，柏拉图的公民教育思想既超越

了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更是今天的学校教育所不能涵盖的。他对我们影响不仅停留在典籍中，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能够感受到。如何理解柏拉图笔下的公民教育，对于当代教育与每个人的自我教育都有一种精神上的助益。

对于本书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谢山西大学以及我任教的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在我走上工作岗位之初，学院领导和同事给予我很多帮助和鼓励，使我充满信心面对新的环境和工作。在出版过程中，吉林大学出版社编辑矫正与我有数次邮件联系，他的认真负责态度值得我尊敬，在此表示感谢。最后感谢我的家人，谢谢你们陪伴在我身边，给我坚定的支持。本书的写作，尚存在许多不足和不当之处，恳请各位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目 录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价值	1
(一) 公民教育在柏拉图学说思想中的重要位置	1
(二) 公民教育的古典内涵	2
(三) 研究古典公民教育的现实意义	6
二、文本研究与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9
(一) 《理想国》的英译本和中译本状况	9
(二) 国外柏拉图思想的研究成果	11
(三) 国内柏拉图思想的研究成果	14
三、基本结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	18
(一) 本书的脉络与结构	18
(二) 研究方法	19
(三) 新的探索	22

第一章 柏拉图公民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解读

一、柏拉图的生平与时代	25
(一) 柏拉图的生平	25
(二) 战争对城邦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	26
(三) 城邦内部的政治斗争与民主制的缺陷	29



《理想国》
LI XIANG GUO 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

(四) 公民道德观念由传统走向失序	30
二、柏拉图的思想先驱：有关道德的、政治的、与哲学的观念	32
(一) 自然哲学家：关于世界本原的思考	32
(二) 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人类事务的观念	33
三、柏拉图教育思想的序言：希腊的教育传统、革新与反思	35
(一) 传统的教育：以训练品德为目的	35
(二) 智者的教育：以获得智能为目的	38
(三) 苏格拉底的教育：知识即美德	40
四、《理想国》公民教育思想的起因与论述结构	42
(一) 《理想国》的要旨：政治诉求与哲学教育	42
(二) 《理想国》的结构安排与写作方式	46

第二章 公民教育的目的：培育正义的公民

一、何谓正义	51
(一) 对传统主义正义观的陈述与驳斥	51
(二) 对激进主义正义观的陈述与驳斥	53
(三) 对实用主义正义观的陈述与驳斥	55
二、国家组织与国家中的正义	58
(一) 一个逻辑假设：国家与个人的相似	58
(二) 国家的组织原则	61
(三) 国家的三个阶层	68
(四) 国家的四种美德	70
三、心灵结构与心灵中的正义	74
(一) 心灵的三分结构	74
(二) 个人的四种美德	75
(三) 心灵对国家的承载	76
四、心灵造就国家的现实分析	78
(一) 荣誉式人格和荣誉政体	78
(二) 寡头式人格和寡头政体	79

(三) 民主式人格和民主政体	81
(四) 独裁式人格和独裁政体	84

第三章 公民教育的初等阶段：塑造正义的心灵

一、初等教育的性质	86
(一) 初等教育是个体的社会化教育	86
(二) 初等教育是美德的养成性教育	87
二、初等教育的内容	89
(一) 故事的内容	89
(二) 故事的形式	92
(三) 曲调和节奏	94
(四) 体育教育	96
三、初等教育的改革	98
(一) 改良城邦政治是教育改革的直接动机	98
(二) 诗歌败坏灵魂是教育改革的深层原因	101
(三) 塑造和谐灵魂是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	104
(四) 新的诗歌教育是教育改革的最终举措	105
四、初等教育的作用	108

第四章 公民教育的高等阶段：心灵的真正转向

一、高等教育的对象	111
(一) 爱智慧者与爱意见者的区别	111
(二) 哲学家的统治能力	113
(三) 哲学家的高贵天性	115
(四) 城邦教育对哲学天性的败坏	117
二、高等教育的本质	120
(一) 积极的教育概念：心灵转向	120
(二) 心灵转向的终极目标：日喻	122
(三) 心灵转向的抽象阶段：线喻	124
(四) 心灵转向的具体过程：洞喻	127

三、高等教育的课程	129
(一) 高等教育课程的原则	129
(二) 高等教育的初阶课程：数理学科	132
(三) 高等教育的顶点课程：辩证法	134
(四) 公民教育的总时间表	137

第五章 柏拉图公民教育思想的特性、理论贡献 与历史限制

一、柏拉图公民教育思想的特性	139
(一) 以培养统治者为目的的实践性教育	139
(二) 以学习辩证法为顶点的哲学化教育	141
二、柏拉图公民教育思想的理论贡献	143
(一) 自由价值重于实用价值的教育性质	143
(二) 从具体认识到抽象认识的教育方式	146
(三) 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统一的教学原则	148
三、柏拉图公民教育思想的历史限制	151
(一) 社会多元的标准：限制多元个性的公民教育	151
(二) 近代科学的标准：缺少科学精神的公民教育	152
四、柏拉图公民教育思想的影响	153
结 论	155
参考文献	157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价值

（一）公民教育在柏拉图学说思想中的重要位置

西方学者对柏拉图学说思想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认为柏拉图站在西方文明的开端。现代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声称，欧洲哲学传统最可信赖的一般特征是，它是由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所构成的。雅斯贝尔斯在《柏拉图》一书的扉页写下这样一段话：“柏拉图是一个始创者，在他之后，我们才能开始谈论哲学。因此，要理解柏拉图，不能用哲学的成见去度量他，不管我们跟随他的思想或与他的方向完全不同，都最好把他看成试金石，测试我们自己的思想与继他而起的哲学。”¹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是哲学史上的一注清泉，而他的公民教育思想也堪称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许多在学术史上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对此有深刻认识，写出影响深远的教育学著作《爱弥尔》的杰出作家——卢梭毫不吝啬地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给予了热烈的赞叹，“如果你想知道公众的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就请你读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这部著作并不像那些仅凭书名判断的人所想象的是一本讲政治的书籍；它是一篇最好的教育论文，像这样的教育论文，还从来没有人写过咧。”² 他甚至声称，“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卢梭的《爱弥尔》留存在世，纵令其他教育论著被毁，教育园地也是馥郁芬芳的。”³ 后世也确实证明，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爱弥

1 [德] 卡尔·雅斯培著：《柏拉图》，赖显邦译，台北自华书店，民国七十五年初版，第37页。

2 [法] 卢梭著：《爱弥尔》（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页。

3 [法] 卢梭著：《爱弥尔》（上卷），李平沤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第1页。

尔》和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成为教育史上并列的三部名著。现代哲学诠释学的大师伽达默尔在研究《理想国》时，称其为柏拉图的教育城邦，并开宗明义地指出：“关于城邦的实际结构或其制度的学说实际上并不是这部早期著作的核心。这里所关心的对象甚至不是城邦的公正法律，它所真正关心的是城邦的正确教育，有关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教育。而从根本上说，它就是哲学教育。”¹可见，柏拉图的公民教育思想占据着其学说思想的重要位置。

这个观点并不是从现代学科分类的角度考查而得出的，而是从柏拉图身处的古希腊时代与社会特征得来的。在古希腊，城邦是一个伦理政治共同体，公民个体与城邦共同体具有高度一致性，个体只有成为城邦的公民才能实现他的本质，才能获得生存的真实意义。公民对城邦共同的政治社会生活的参与，使公民成为共同体完全的一员，进而实现自己最根本的需要。而城邦对公民的生活进行了广泛的干预，城邦的权力无所不及。尤其是，旨在传递共同体精神的公民教育几乎完全由城邦所垄断。柏拉图继承了在公民与城邦关系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深信城邦是为了某种善的目的而存在的包括全体公民的道德共同体，这是柏拉图全部学说研究的出发点，公民教育成为柏拉图学说思想中不言自明的前提与内涵。

（二）公民教育的古典内涵

公民教育起源于古希腊。希腊人赋予公民教育特定的内涵。

第一，公民教育旨在养成公民美德或公民精神。柏拉图在《法律篇》中以雅典来客的口吻说出如下一番话：教育的真谛，不在于获得金钱或强壮的体格，或者甚至某种不受理智和正义引导的知识才能的训练。倘若一个人接受过如此这般的完全训练，他会被认为没有受过教育，是粗鲁的和无教养的。反之，柏拉图心中真正的公民教育“是从童年起所接受的一种美德教育，这种训练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的渴望，这个完善的公民懂得怎样依照正义的要求去进行统治和被统治。”²“教育”的名称被赋予且仅被赋予这样的美德训练。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将公

1 [德] H-G·伽达默尔著：《伽达默尔论柏拉图》，余纪元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2 [古希腊] 柏拉图著：《法律篇》，张智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民教育作为维持政体的最重要的方法。他言辞中肯地表述了这一观点：“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要是城邦订立了平民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平民情绪，或城邦订立了寡头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寡头情绪——这终究是不行的。”¹ 亚氏的公民教育内涵既不高深也不玄妙，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教育公民。“这里所谓按照政体的精神教育公民，并不是说要公民们学习寡头党人或平民政党的本领。应该培养公民的言行，使他们在其中生活的政体，不论是平民政体或者是寡头政体，都能因为这类言行的普及于全邦而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² 培养同政体相适应的公民精神成为他的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他的这一观点，多为后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采纳。

第二，公民教育以理性主义为特征。古代希腊文明独具的精神特质，是理性的精神。古希腊人认为，自然界的一切虽然都被某些确定的力量所支配，但它们却能够为人们的思考——逻辑和推理而不是某种神秘的直观——所认识和理解。因此，虽然人们并不能控制自然的力量，但自然的力量却必须依从确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与人的理性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人们能够通过语言对其加以理解和表现，这便是逻各斯。古代希腊理性精神在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欧几里德几何学。它仅仅从一两条简单的公理出发，按照严格的逻辑推理导出了整个理论体系，而由此得出的各种推论，就人们所能感知的限度而言，又与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观察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是几何学方法的魅力所在，而且这种方法贯穿了古代希腊的全部自然哲学以及社会哲学。虽然在时间上后者的出现要晚于前者，但从内在的精神和方法上来说，两者却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正是柏拉图对几何学大加推崇的原因。正如政治思想史学家巴克所说：“政治哲学起源于希腊精神中宁静清晰的理性主义。希腊人不像印度人和犹太人那样沉浸于宗教的世界，也不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来对待宇宙。他们牢牢地立足于思想的王国，……他们乃是在理性的光芒之下认识世界。”³ 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

1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5页。

2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5页。

3 Ernest Barker, Plato and his Predecessors, Londres, Methuen, 1948, p.1.转引自唐士其著：《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希腊人认为知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作为“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寓于城邦之中，甚至引入家庭，迫使哲学思考人生和道德，善与恶”的古希腊第一人，苏格拉底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论断。这个观点的提出意味着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美德及其体现——优良的生活。美德的客观性意味着美德是可以传授的，它是以实现优良生活为目标的科学与哲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据此，马克斯·韦伯这样评价希腊人的知识观：“只要能够发现美、善、甚至勇气、灵魂或无论什么东西的正确观念，就可真正把握它的真正本质。这似乎又开通了一条道路，使得人们有能力掌握或传授生活中的正确行为，首先是作为一名公民的正确行为。因为对于满脑子全是政治思想的希腊人来说，这个问题决定着一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才投身于科学。”¹ 韦伯的这段话，恰好可以作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公民教育思想的注解。换言之，希腊人普遍认为如下的公式是成立的：美德——科学——教育。理性主义思想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精英统治，即柏拉图主张的“哲学王”。国家的治理只有极少数优秀人物才能胜任，因为这些少数优秀人物才具有“思想力”，因而才能具有美德。大众缺乏理智，大众的政治理解力和能力，只能冲动和盲从。所以，在社会动荡时期，只有少数贵族才具有“思想力”，才有知识。但政治家或哲学家的知识只有通过诉诸感情渠道，才能成为多数公民所接受的美德。所以，古典公民教育实践不可避免地内含有某种蒙昧主义的因素。

第三，公民教育以政治实践为途径。在古希腊，政治活动与教育活动是同一的，国家体系就是一个教育体系；公民教育既是政治活动的目的，也是其手段。耶格尔说：“开宗明义，教化（教育）不只是指个体的实践：它本质上是共同体的一种功能。共同体的特征被表达在由以构成的诸个体之中；因为人，这城邦的动物，远超过任何动物的种属，共同体是一切行为之源。共同体对于其成员的构成性影响是最持久且活跃的，它缓慢而有力地教化诸个体的每个新的一代，按照它自身的形象塑造他们。任何社会的结构都基于那

¹ [德]马克斯·韦伯著：《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1页。

结合它和它的成员的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则，因此，在每个人类共同体中的教化是对于一种标准的主动意识的直接表达。”¹在古典政治学家的眼中，政治是道德与教育的联合体；公民教育的实施是为了使公民进入政治生活，而政治生活的存在是为了通过公民教育获得公民美德；公民美德是一切美德中的至善。以追求优良生活为目的的政治也就成为实现美德的一种工具，参与政治与弘扬政治就具有了深厚的道义基础。²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³西塞罗则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他在模仿柏拉图的《理想国》而写作的《国家篇》中，提倡政治实践：“品德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对它的使用；而对它最高贵的使用便是治理国家，是把那些哲学家在各自角落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耳朵所灌输的那些东西变为现实，而不是变为语词。因为哲学家阐发的原则，无——至少，那些正义与荣耀原则——不曾为那些为国家起草法典的人们发现过并确立起来了。我们从哪里获得了责任感？我们又是从谁那里获得宗教的种种原则？从哪里出现了万民法甚或那些我们称之为‘市民的’的法律？从哪里有了正义、荣誉、公平交易？从哪里有了体面、自律、畏惧不光彩、渴望赞扬与荣誉？从哪里有了对困苦与危险的忍耐？我说，都是来自这些人，当通过一个训练体制来灌输这些东西时，他们或者通过风俗来认可或者通过成文法来实施这些东西。”⁴西塞罗表述的是古典政治学家的代表性观点。在古典政治学中，其中心问题是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美德。政治的目的是实现伦理诉求，伦理诉求体现了人的规定性与人的价值，所以参与政治生活就成为实现人的价值、体现人的尊严的手段，公民教育则成为伦理与政治完美结合的载体。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千载年来柏拉图惊世骇俗的名言，事实上，是

1 Werner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1, xiv,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转引自石敏敏著：《希腊人文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2 胡勇：《复兴古典政治学与回归公民教育》，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8页。

4 [古罗马] 西塞罗著：《国家篇 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页。

他通过对现实政治的观察得出的信念：“我反复思之，惟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柏拉图是一个政治上非常现实的人，虽然其政治学论著《理想国》被后人奉为经典的同时，也被视为乌托邦的首创。但是，他在对政治的本质进行探索的过程中，不像后世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认为权力是万恶之源，从而在他们的理想之邦中彻底否定权力的存在。相反，他承认权力的问题是政治的中心问题。他既然认为知识就是美德、知识就是幸福，掌握知识的人同时掌握权力才能给整个城邦带来幸福，所以《理想国》一书的全部内容凝练为一句话就是：如何才能保证知识，也就是掌握知识的人——哲学家在城邦中的统治地位。¹

（三）研究古典公民教育的现实意义

关于教育的古今之别，沃格林在《论古典研究》一文的提纲中，阐发了如下观点：“古代：教育（Paideia）是一种periagoge的技艺，一种灵魂转向的技艺（柏拉图）。现代：教育是一种把人矫正得跟时下的意见之流完全一致，直到他们不再有任何‘求知欲’的技艺；它阻止人们获得能让他们清晰地对生存本身进行提问的知识；它是一种压迫年轻人的技艺，使他们陷入一种要么沉默绝望，要么激进好斗的异化状态。”²在当代思想界，对古典教育的价值有深刻体悟并对这种教育身体力行的，首推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他所研究的古典政治哲学与古典教育哲学相得益彰，他主张我们去“研读最伟大的心灵所留下的伟大的书”。对古希腊经典著作、学说的阅读，能使我们循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冲破现代社会的种种浮躁、喧嚣和无思考，从庸俗中解放出来。

施特劳斯对古典教育的提倡，建立在他对西方政治以及教育的“现代性”的批判上。其一，对相对主义文化的批判。施特劳斯认为：“‘文化’（culture）首先意味着农作：对土壤及其作物的培

1 唐士其著：《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2 《论古典研究》一文载于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ume 12: published essays 1966–1985 (1990)，转引自王凌云：《paideia（教育）：灵魂转向的技艺》，载萌萌主编：《“古典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7页。